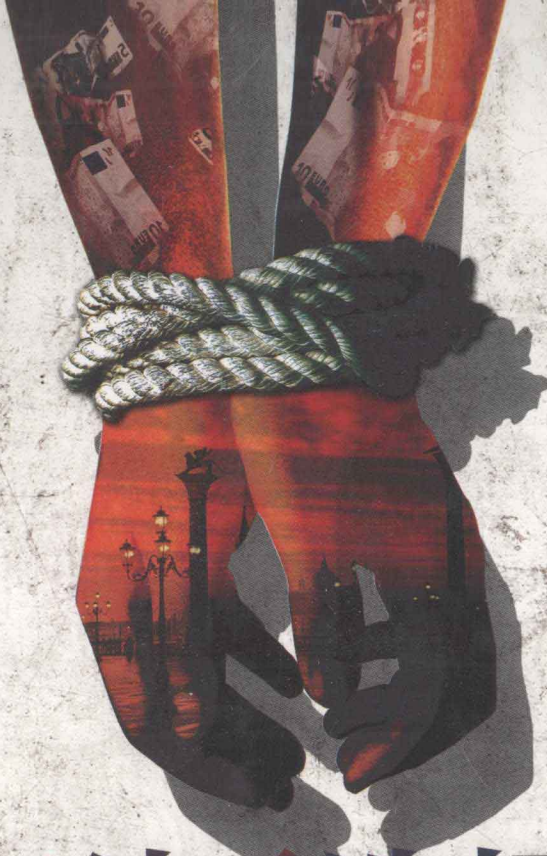


HARLAN COBEN
「美」哈兰·科本 著

侯雁慧 译



别无选择

NO SECOND CHANC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NO 别无选择 SECOND CHANCE

[美] 哈兰·科本 著
HARLAN COBEN

侯雁慧 译

黑版贸审字 08 - 2012 - 0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无选择/(美)科本(Coben, H.)著;侯雁慧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1
(哈兰·科本畅销小说系列)
ISBN 978-7-5484-1628-9

I. ①别… II. ①科… ②侯… III. ①推理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6208 号

No Second Chance
Copyright © 2013 by Harlan Cob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别无选择

作 者:[美]哈兰·科本 著
译 者:侯雁慧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张贺然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75 字数:29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628-9
定 价:3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

当第一颗子弹击中我胸膛时，我想到了我的女儿。

至少，我愿意这样想。我瞬间失去了意识。严格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不记得自己被击中。我记得自己流了很多血。尽管那时我可能已经昏倒了，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二颗子弹飞过头顶。我感觉自己心跳停止了，但我仍然愿意这样想，当我要死的时候，我想起了塔拉。

供参考：我看不见光亮或隧道。即使我看到了，我也不记得了。

我的女儿塔拉才六个月大。她正躺在婴儿床里。我不知道枪声是否吓到了她，一定是吓到了。或许她被吓哭了。我不知道她那熟悉却又刺耳的哭声是否能唤醒我，从某种程度上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地听到了她的哭声。这些我都记不得了。

但我清晰地记得塔拉出生的时候。我记得她母亲莫妮卡用尽全力终于生下了她。我记得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岔路口。我们都知道，当你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另一扇门也就关闭了，生命轮回，

季节更替。但孩子出生的那一瞬间非同凡响，就如同步入了星际之门，一个成熟的现实转换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你也变了，就如同一种简单的元素在催化剂的强烈作用下，变成更为复杂的另一种元素。你的世界已经消失了，至少在此时，你的心里只有这个6斤多的小家伙。

父亲的角色让我很迷茫。是的，我只经历了六个月，我还不算成手。我最好的朋友伦尼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大女儿玛丽安娜已经十岁了，最小的刚满周岁。伦尼脸上的笑容总是那么无奈，车上也总是被速冻食品弄脏。他提醒我，我现在还一无所知，我认同他的观点。当我对养育孩子充满迷茫或恐惧时，当我看着婴儿床里的她无助地向上看着我时，我总是在想是否该做些什么去保护她。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说实话，要是真到了那一刻，我也会放弃你的生命。因此，我喜欢这样想，当两颗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当我手里拿着吃了一半的格兰诺拉麦片条倒在厨房的地板上时，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血泊里时，甚至当我的心跳停止时，我仍然试图保护我的女儿。

我从昏迷中醒来。

起初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我听到了右面传来的唧唧声。我熟悉的声音。我无法动弹，只能听着那个声音。我的脑子好像浸在了蜜糖里。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想喝水。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喉咙竟能如此干燥。我试图喊出声来，舌头却粘到了底部。

有人进来了。我试图坐起来，一股剧痛袭来，犹如掐断了我

的脖颈。我的头沉了下去，我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一道道刺眼的阳光穿透百叶窗。我眯着眼睛，试图抬手遮挡光线，终因没有力气而放弃。我的喉咙仍然异常干渴。

我听到了挪动声，有人突然站在我的身旁。我抬眼望去，是个护士——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这种情况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一切都面目全非。我本该是站着向下看，而不是躺着。几乎呈三角形的白色小帽像鸟巢一样搭在护士的头上。我的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医院里度过的，但我确定除了在电视或者电影里，我没见过这样的护士帽。这位护士身材矮胖，皮肤黝黑。

“塞德曼医生？”

她的声音很柔和，像槭树汁一样甜美。我努力着轻微地点了下头。

这位护士肯定能读懂人的心思，她的手里已经拿着一杯水。她把吸管插进我嘴里，我贪婪地吮吸着。

“慢点。”她温柔地说。

我很想问问我在哪里，但答案不问自明。我正要开口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却又抢先了一步。

“我去叫医生，”她一边说着，一边朝门口走去，“你现在要做的只有放松。”

我声音沙哑地问：“我的家人……”

“我马上回来，别担心。”

我打量着房间。药物治疗后,我视线模糊得如同隔着浴室的遮帘一样朦胧。但仍有些明显特征让我确定我的确身处病房中。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的左边有吊瓶和静脉注射泵,输液管蜿蜒地连在我的手臂上。荧光灯嗡嗡的响声似乎感觉不到,却又很清晰。右上方的角落里悬挂着一台小型电视机。

病床另一端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扇硕大的玻璃窗。我斜眼望去,却什么也看不到。看来,我很可能被监护着,这意味着我在重症监护室,意味着我肯定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我头皮发痒,我能感觉到有东西扯着我的头发。我确定那是绷带。我试图弄清楚这一切,但大脑好像不听使唤。剧烈的疼痛悄然漫布全身,我甚至弄不清楚疼痛来自哪里。我感觉四肢乏力,胸部沉闷。

“塞德曼医生?”

我轻轻睁开眼朝门口望去。一位刚消完毒的身穿手术服,头戴隔离帽的纤瘦女人走进房间。她的口罩上面没有系住,口罩在脖颈间来回晃动。我34岁,她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

“我是海勒医生,”她走过来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露丝·海勒。”

毫无疑问,这纯属职业礼貌。她试探性地盯着我,我努力集中精神,但大脑仍然反应迟钝,我能感觉到它正逐渐恢复正常。“这是伊丽莎白医院。”她的语气低沉而缓慢。

这时,她身后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尽管视线朦胧,无法看清,但我确信我们素不相识。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漫不经心地倚在墙上。我猜,他不是医生。如果你和医生共事很长时间,就能分辨出来。

海勒医生扫了他一眼，注意力又全部集中在我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你被击中了，”她说，接着又补充道，“两次。”

她稍微停顿了一下。我瞥向靠墙的那个男人，他一直没动。我张口想要说点什么，但露丝·海勒继续说道：“一颗子弹从你头顶擦过，掀掉了头皮，你应该知道，头顶上血管丰富，血液充盈。”

是的，我知道。严重的头皮创伤流血就像被砍头流的血一样多。确实，我想这就是我头顶发麻的原因。露丝·海勒停顿，我忙催促她，“第二颗呢？”

她呼了一口气，“另一枪有点麻烦。”

我等待着。

“子弹穿过你的胸腔，正好击中了你的心包，造成大量血液流进了心脏和心包之间的空隙。急救人员难以确定你的生命迹象，我们只能打开你的胸腔……”

“医生，”那位靠墙的男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觉得他在和我说话。海勒停下来，明显很生气。那个男人站直了身体。“你可以稍后在说明细节吗？现在时间就是关键。”

她瞪了他一眼。“我要留在这里观察，”她说，“看看有没有问题。”

海勒医生后退了几步，那个男人朝我靠近了一些。他的头看起来太大了，与肩膀很不协调，让人担心脖子会因为头的重量而垮掉。他留着平头，前面一束刘海悬在眼睛上面。他低头笑着看着我，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冷冷的。“我是科赛尔顿警局的鲍勃·里根侦探，”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困惑。”

“我的家人……”我开口问道。

“我会谈到这个的，”他打断了我的提问，“但是现在，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前，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他等着我的回答。我努力理清头绪，“好的。”

“你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我回忆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那天早上我起床，穿好衣服，向屋内看了一眼塔拉。我还记得我打开了她黑白色玩具的开关——那个玩具是一个同事送的礼物，说是可以帮助开发婴儿大脑什么的。玩具没有动，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响。电池没电了，我提醒自己记得装新的电池，然后朝楼下走去。

“我正在吃格兰诺拉麦片条。”我说。

里根点点头，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这点。“你当时在厨房？”

“是的，在水槽边。”

“之后呢？”

我努力回忆着，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摇摇头，“之前我醒过一次。晚上。我觉得我醒时在这里。”

“还有呢？”

我努力回想着，却什么也记不起来，“没有，什么也没有了。”

里根用手指轻轻地弹了一下记事本。“医生说得没错，你被射中了两次。难道你一点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否看见了枪，听到枪声，或者其他什么？”

“想不起来。”

“我可以理解。马克，你的状况很糟糕。急救人员说你几乎没有了生命迹象。”

我的喉咙又一阵干，“塔拉和莫妮卡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里根低头盯着记事本，没有看我。一股恐惧感向我袭来，“你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了吗？”

我头晕目眩，试图分辨输液袋上的标签，弄清楚他们给我用的什么药。可是无济于事。至少是止疼药吧。注射泵中的药物很可能是吗啡。我试图摆脱它的影响。“没有。”我说。

“你确定吗？我们在你房后发现有一扇窗户碎了。凶手可能就是从那里闯进来的。”

“我不记得窗户碎了，”我说，“你知道谁……”

里根打断我的话，“不知道，还不知道。所以我才来这儿问这些问题，好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记事本，“你有仇人吗？”

他真的只是在问我这个吗？我试图坐起来，想换个角度面对他，却怎么也做不到。我不喜欢当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真的是搞错了位置。人们常说医生是最糟糕的病人。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正是原因所在。

“我想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怎么样了。”

“这个我理解，”里根说，他的语气让我心里一凉，“但你不能分心，马克。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想要帮忙，对吧？那你就得和我待在这儿。”他又盯着记事本，“现在谈谈你的仇人？”

我知道继续争论下去毫无意义，甚至有害无益。因此，我不情愿地服从了，“会向我开枪的人吗？”

“没错。”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妻子呢？”他紧盯着我。莫妮卡的美好画面——我们

在雷蒙德瀑布第一次见面时，她神采奕奕，展开双臂搂住我，任水流在四周飞溅——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她有仇人吗？”

我看着他，“莫妮卡吗？”

露丝·海勒向前走了几步，“到此为止吧。”

“莫妮卡怎么了？”我问。

海勒医生和里根侦探并肩站着，不经意间互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一起看着我。海勒又开始抗议，但被我阻止了。

“别跟我讲那些所谓保护病人的废话，”我叫喊着。虽然还是迷迷糊糊的，但是恐惧和愤怒已席卷了全身。

“告诉我，我妻子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里根侦探说。就这样，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好像从没听到他说的话。

“警察闯入你家时，你们俩都中弹了。他们把你抢救了过来，要抢救你妻子为时已晚。对不起。”

我的脑海中又闪现出莫妮卡的画面：玛撒的葡萄园里，海滩上，她穿着黄褐色的泳装，黑色的头发拂过面颊，诡异地朝我微笑。我转念不去想它。

“那塔拉呢？”

“你女儿，”里根迅速地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记事本，但我不觉得他准备在上面写什么。“她那天早上在家，是吧？我是说，案发时。”

“当然在家。她现在在哪儿？”

里根啪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我们赶到时，她不在现场。”

我一下停止了呼吸，“我不明白。”

“我们原以为她可能在亲戚或朋友的看护下，抑或是保姆在照看，但是……”

“你是说你们不知道塔拉在哪儿？”

这次，他丝毫没有迟疑。“是的，是这样。”

似乎有只巨大的手按着我的胸膛。我闭上眼，向后仰去。

“多长时间了？”我问，“她失踪了吗？”

“是的。”

海勒医生赶紧开口，“你得明白，你现在伤势很重。我们都没想到你能活下来。你用过人工呼吸机，一个肺叶塌陷，还有败血症状。你是医生，用不着我向你解释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千方百计才减轻了病情，让你苏醒过来……”

“多长时间了？”我又问道。

她和里根对视了一眼。海勒的话再次让我窒息。“你已经昏迷了12天。”

二

“我们已经尽力了。”里根的话好像经过反复排练，感觉在我昏迷期间，他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我床边，准备着他的演说。“我说过，我们刚开始不确定有小孩失踪了。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但眼下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塔拉的照片已经发给方圆百里的警察局、机场、收费站、汽车站和火车站。我们也翻阅了类似绑架性质的案宗，看看能否找到线索或者嫌疑犯。”

“12天了，”我重复道。

“我们追踪了你所有的电话，家里的、办公室的，还有手机。”

“为什么？”

“万一有人打电话要赎金，”他说。

“有人打电话吗？”

“没有，还没有。”

我的脑袋沉沉地躺在了枕头上。12天了。我在这儿躺了12天了，而我的女儿却……我不敢往下想。

里根挠了挠胡子，“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塔拉穿什么衣

服吗？”

我记得。我已经养成了一种早上的作息习惯——早早起床，蹑手蹑脚地走到塔拉的婴儿床边，俯视她。婴儿带来的不都是快乐，这一点我清楚。我知道她时不时会令人头脑麻木，烦躁不已，也知道有些晚上她的哭声折磨着我的神经末梢。我不想赞美有孩子的生活，但我确实喜欢这种新的晨起模式。俯视塔拉小小的身体使我精力倍增。还不止这些，我想，我已经着迷了。就像有些人沉醉于教堂，而我——尽管听起来老套——沉醉于那张婴儿床。

“粉色的连体衣，带黑色企鹅图案，”我说，“莫妮卡在 Baby Gap^①买的。”

他匆匆记下，“那莫妮卡呢？”

“莫妮卡什么？”

他又埋头看着记事本。“她当时的穿着呢？”

“牛仔褲，”我想起莫妮卡套上褲子的情景，“一件紅色上衣。”

里根又快速記了幾筆。

我說：“有……我是說你們有線索嗎？”

“我們正在全力調查。”

“我不是問這個。”

里根看着我，流露出凝重的神情。

我的女兒，在外面，孤零零的一個人，12 天了。我想起了她

① Gap 是美国时尚品牌，创立于 1969 年，至今已在全球近 30 个国家拥有超过 3000 家专卖店。

的眼睛，体会着只有为人父母才会感受到的温暖。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根歪着头，像只听到动静的小狗。

“不要放弃，”我说。

“我们不会放弃的，”里根还是那种好奇的神情。

“只是……你有孩子吗，里根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么问挺蠢，不过我知道了。”这种感觉就如同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我知道，”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这话，尤其是从不相信超感官知觉或超自然的人嘴里说出时，是多么荒诞可笑。我知道这种“感觉”是来自于需求。如果你特别相信，大脑就会对眼前的所见重新排列。无论对错，对我来说，它就像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更多的信息，”里根说，“关于你，你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海勒医生。她走上前，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外。语气很坚定，“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把床上的刻度盘抬高一挡，对她说，“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自己对此有何感受，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坦然面对自己时，我一直都搞不清对妻子的真实感觉。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无懈可击的颧骨，柔滑笔直

的黑发,欲说还休的模样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被迫的。好吧,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了解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唯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爱他。卡森坐在我的床边,双手合拢放在大腿上。他的模样很像最受欢迎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宽松的呢大衣,一头蓬松茂密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式长发。他用悲伤低沉的声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巧精致的事”,说这话时他那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点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小巧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人来医院探望我。我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镶着金边的蓝色运动服,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教练的模样。尽管戴着头巾,也能看出她的头发因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味。母亲的这身打扮无法掩饰她失去唯一孙女的痛苦。她精力无限,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时不时就会歇斯底里情绪失控。这一点好极了,她这样似乎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迸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平静了下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超新星^①一样,尽管我不断抗议,母亲还是要在睡觉时再给我盖一条毯子。有一次,我醒来时浑身都湿透了。这很自然,因为听到母亲在向那个戴护士帽的黑人护士讲述我7岁时在圣伊莉莎白医院住院的情形。

“他感染了沙门氏菌,”霍尼好像低声密谋似的说,嗓音却比扩音器高了一截,“你可从来没闻过那样的腹泻,几乎是喷射而出,连壁纸里都渗进了臭气。”

“他现在也不香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我苏醒后第二天,睡醒时母亲站在我床边。

“还记得这个吗?”她问。

她手里拿着个奥斯卡^②,那是以前我感染沙门氏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色已经褪成了浅薄荷色。她看着护士解释道:“这是马克的奥斯卡。”

“妈,”我说。

她将注意力转向我。今天她的睫毛膏涂得浓了些,皱纹里也是一道道的脂粉。“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还记得吗?是

① 超新星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这种爆炸都极其明亮,爆炸过程中所突发的电磁辐射经常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并可持续几周至几个月才会逐渐衰减变为不可见。在这段期间内一颗超新星所辐射的能量可以与太阳在其一生中辐射能量的总和相媲美。

② 奥斯卡是《芝麻街》里的主要人物。《芝麻街》迄今为止,获得艾美奖奖项71项,是获得该奖项最多的一个儿童节目。这个节目综合运用了木偶、动画和真人表演等各种表现手法向儿童教授基础阅读、算术、颜色的名称、字母和数字等基本知识,有时还教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有点古灵精怪的奥斯卡,在芝麻街上是个脾气较坏的居民,喜欢藏入一个可以容纳几头大象的垃圾筒里孤独地生活,但为人善良。